

梦境化为现实

穿上盔甲，他们追寻儿时梦想



◀BOTN2019比赛现场。 受访者供图
 ▼铸甲师库玛在厂房里调整长剑与护臂。
 本版摄影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(除署名外)



■尾声

不是“不务正业” 只因热爱而坚持

不久前落幕的China-Joy展会上，高鹏携杨亦欢、徐国骥等一帮兄弟身穿盔甲现身某展台。尽管是被展商请来为一款即将发布的新游戏做预热，但几人在舞台上的表演仍十分卖力，盔甲下，他们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湿。

有人问过已经35岁的高鹏，为什么“奔四”的人了还要“不务正业”玩全甲格斗。他的回答是，活了30多年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件想做的事，就想把它做下去。“既然自己还跑得动，希望能带出年轻人，把它生生不息地做下去。”

37岁的杨亦欢为了全甲格斗，推了无数应酬还戒了酒，在他心中，全甲格斗已经成为了第二个人生目标。“很多人到了我这个年纪，只有家庭和事业，没有别的东西了。但是全甲格斗让我找到了一条能够有所追求的路。”杨亦欢常跟队友开玩笑，说要趁现在练得动赶紧练，等以后变成老头打不动了，只能去BOTN的赛场旁边摆个小摊。即便“退休”，他仍要在场边继续陪伴这项运动的发展。

徐国骥的铸甲订单已经排到今年年底，下半年他要完成手头7套半盔甲的制作。他希望，之后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全甲格斗中，能在国内把这项运动发展起来，“换句话说，也希望我的生意能越来越好。”

郝岭和陈斐孺在坚持自己的主业之余，依旧打理着函人堂的业务。陈斐孺常常在朋友圈不定期发布新品，郝岭的电

脑里仍充斥着各种关于盔甲的文献资料，致力于探寻古代铸甲工艺的他，希望未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能够遵循古法完全采用手工锻打的方式制造一副盔甲。

无论是全甲格斗、Cosplay还是设计、制造盔甲，对甲冑文化的热爱成了这群“大男孩”的共同语言。正如高鹏所说，想到许多年后，如果还能看到有人在坚持他做过的事，心里就会涌起一份感动。对于这群追梦者而言，坚持不需要过多的理由，只要热爱就够了。

中国人的甲

铸甲师为甲冑爱好者“圆梦”

对于甲冑爱好者而言，拥有一套盔甲是共同的梦想，经过数年的发展，如今在国内也渐渐兴起了铸甲师这一职业。在他们的手中，一块原料经过划线、裁剪、塑形、淬火，最后即可组装成一套盔甲。“库玛”便是这群铸甲师中的一员。

“你这个垫片不错啊，给我成公斤的拿，这个放在明甲上面特别好看。”在杨亦欢的“秘密基地”里，铸甲师“库玛”正为其进行护臂的加固，打磨金属时的火花在他脚边绽开。瞥见桌角几片金属片后，他一下来了兴致：原本只是应好友所托维修盔甲，不想却有了“意外收获”。

“库玛”的真名叫徐国骥，平日里，高鹏等人的甲冑出现了磨损，最后基本都由他“妙手回春”。虽然常常与机床、榔头为伴，但在成为全职铸甲师前，他也是一名全甲格斗的爱好者。

一次，身为高级技工的父亲打量了一眼徐国骥带回家的盔甲，突然蹦出一句“这玩意儿，我随便做做”。“我说这东西技术含量很高的，你不一定会做，我爸就说，你看着。”当着徐国骥的面，父亲利用空余时间，真的用一块铁板敲出了一副胸甲。“我说老爷子这本事可以啊，教教我呗。”自此，徐国骥开始和父亲一同琢磨铸甲的工艺。

高鹏站上BOTN赛场的第一套甲就是出自徐国骥之手。因为希望打造一套中式盔甲，高鹏放弃了联系乌克兰工匠定制盔甲的计划，转而找到徐国骥。学过美术的高鹏尝试自己设计盔甲，而徐国骥则从实用性、安全性的角度思考如何将设计图“变现”。为了抓紧时间完成盔甲的调试，出发比赛前几天，高鹏每天穿着盔甲走两公里回家，发现哪里不对，再找徐国骥改，“那时候因为穿甲没有经验，还把大腿磨破了。”两人忙前忙后，最终赶在比赛前完成了盔甲的制作。

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铸甲师的出现让中国的甲冑爱好者们有了圆梦的机会。但徐国骥说，“圆梦者”的身份不敢当。“好多男孩小时候都想做将军，我帮他们把这种想象化成现实，帮他们实现从小的心愿。”

从古籍找灵感 为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造盔甲

除了工艺外，真正考验铸甲师的还有如何做到尽量贴近历史。函人堂是甲冑圈知名的工作室，主要经营甲冑及周边产品。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，函人堂为剧组打造了197套盔甲，包括了崔器的翻耳盔、陈玄礼的胸甲以及右骁卫、旅贲军士兵身上的甲冑等等。为了尽可能贴近历史，每一套盔甲在打造前，都需要搜集大量的背景资料，这一点函人堂的甲冑设计师郝岭深有体会。“古代的书、壁画、雕塑都是灵感来源，我们去掉其中夸张的部

分，尽可能做到还原。”他透露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龙武军的盔甲，在设计时便参考了唐代长乐公主墓中的壁画《武士出行图》。

然而，由于能够搜集到的史料有限，许多时候团队仍处于“盲人摸象”的状态。为此郝岭希望，未来能够与一些博物馆取得合作，借助珍贵的史料完成甲冑的复原。“考古的人可能理论研究比较多，实际制甲的经验比较有限，这方面我们比较有优势，这应该是一个双赢的机会。”

在函人堂位于上海的一间地下仓库内，十余套不同款式的盔甲正对着入口而立，侧方的小隔间内，铜、铁、铝等材质的盔甲部件，分门别类堆放在数个储物架上。不同于成套的盔甲，这些架子上的部件可以根据客户的喜好自由组合成一套盔甲，函人堂负责甲冑生产的何东明告诉记者，这是他们正在开展的“千盔万甲”计划的一部分。来找函人堂的销售负责人陈斐孺订购盔甲的客群涵盖了各个年龄段，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，也有十多岁的孩子，前者注重收藏，后者则热衷穿戴。不久前有位母亲找到陈斐孺，说想给儿子订购一套盔甲，培养点阳刚气。另一位订购盔甲的大学生，写了一篇关于盔甲的论文，还凭此申请到了国外学校的奖学金。

甲冑文化升温 几乎月月有活动

不久前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热播曾掀起过一阵讨论甲冑的热

潮，看到过去常在影视剧中使用的“塑料甲”被实打实的盔甲替代，不少甲冑爱好者雀跃不已，网上也出现了多篇剖析剧中盔甲细节的网文，均获得了不错的阅读量。对于近两年甲冑文化在国内的兴起，陈斐孺并不意外。在他看来，国内从来不缺甲冑文化的爱好者，缺的只是让他们接触到盔甲的途径。

“很多甲冑爱好者拿到我们的盔甲后，都说‘找到组织了’，过去他们根本不知道国内真的有人在做这个。”许多人小时候都有对着连环画设计盔甲的经历，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机会在博物馆里也看不到多少盔甲。“就连陈斐孺本人，最初入坑甲冑圈时，也只能借市面上的日本甲来过过瘾。

近年来，随着汉服文化的不断发展，甲冑文化也迎来了春天。继2016年的汉服文化周上首次出现盔甲的身影后，盔甲在汉服展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，陈斐孺更是评价其大有“喧宾夺主”之势。“即便是38度的大热天，还有爱好者坚持要穿全套盔甲参加汉服展。”除了汉服展外，在近年来动漫节、玩具展甚至车展上，都屡屡有盔甲的展示环节。

陈斐孺说，让中国的甲冑爱好者能够接触到中国的甲，不用再依靠国外的盔甲“解馋”即是最大的成就感。



脑里仍充斥着各种关于盔甲的文献资料，致力于探寻古代铸甲工艺的他，希望未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能够遵循古法完全采用手工锻打的方式制造一副盔甲。

无论是全甲格斗、Cosplay还是设计、制造盔甲，对甲冑文化的热爱成了这群“大男孩”的共同语言。正如高鹏所说，想到许多年后，如果还能看到有人在坚持他做过的事，心里就会涌起一份感动。对于这群追梦者而言，坚持不需要过多的理由，只要热爱就够了。